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兴兩朝聖政

劉汲死鄧州

恤河東兩官吏軍民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三

高宗皇帝三

建炎二年春正月丙戌朔 上在楊州 戊子金國遣萬户銀朱陷鄧州轉運副使劉汲攝守事兵大至汲死之 丁亥詔畧曰河東河北郡縣自太原真定失守之後皆困攻圍官吏軍民誓以死守在昔兵火之際有一城固守不下則褒載信史夸耀後世今數千里之廣億萬之衆無一人忍負國者忠義之俗前古未有訪聞失職之吏失次之軍失業之民渡河東南者未有所歸其令帥臣監司悉心措置分布収係

臣留正等曰親之於子也有無窮之恩故子之愛

親也亦無窮君之於民也有無窮之德故民之戴君也亦無窮舜禹之民謳歌獄訟者皆歸非私於舜禹也私其德也　國家一祖八宗聖聖相承深仁厚澤固結民心兩河千里之廣億萬之衆遭罹兵禍所以寧忘死以扞敵而不忍偷生以負君聖詔失職之吏失次之軍失業之民皆在所恤則其德愈厚而民之戴之也愈固雖其地未即歸版圖臣知民心之猶在恢復之功無難矣

壬辰知鎮江府錢伯言奏已依處分螺鈿椅卓於市中焚毀萬姓觀者莫不恱服　上曰朕早來語御史張浚還淳返朴須人主以身先之天下自然向化

併榷貨茶場　宗澤擊退金兵　復明法科　籍記贓吏　唐重死長安

詔併眞州榷貨務都茶場于揚州以行在務場爲名以黃潛厚言眞州地近行在而兩處給鈔非便故也　金兵侵東京至白沙鎮留守宗澤遣兵擊却之　癸巳復置明法科嘗得解或被貢人許就試　乙未詔自今犯枉法自盜贓人令中書省籍記姓名罪至徒者永不敘用按察官失於舉劾者並取旨科罪不以去官原免時議者以爲崇觀以來贓吏甚衆其害民甚於盜賊故條約之　戊戌婁宿取長安守臣京兆府路經略使唐重死之陝府西路轉運副使桑景詢判官曾謂京兆府路提點刑獄公事郭忠孝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王尚及其子建中與馬步軍副

孫昭遠死河南　賜夏國詔　宗澤再敗敵　竄邵成章

總管楊宗閔皆死提舉軍馬陳迪猶率餘衆巷戰嘔血詈衆敵大入死之忠孝遠子嘗事程顥授其易與中庸學　己亥河南尹孫昭遠為叛兵所殺　葉夢得提舉江州太平觀坐守杭州軍變故也　庚子主客員外郎謝亮持詔書賜夏國主乾順何澤為太學博士偕行　敵游騎至京城下見宗澤不之備疑不敢入是日統制官劉衍與敵遇于板橋敗之追擊至滑州又敗之敵引去　辛丑入內內侍省押班邵成章除名南雄州編管時金兵攻掠陝西京東諸郡而羣盜起山東黃潛善汪伯彥皆蔽匿不以奏及張遇焚眞州去行在六十里　上亦不聞成章上疏條具

潛善伯彥之罪曰必誤國　上怒故有是命

臣留正等曰自古人君求言之路至廣也上自公卿百執下逮芻蕘庶人惟宦官子女不與焉豈以其皆無能言者歟直以其非所當言爾非所當言而言借曰有益已爲非宜況其未必有益而常至於黨邪害正者乎唐明皇時雲南數喪師邊將擁兵太盛在朝之臣無一敢言高力士一日獨爲明皇言之可謂切矣而論者猶以爲朝廷無賢百官失職而至於宦者言天下事蓋深爲明皇不取也邵成章言大臣之失未必非衆人之所難言者太上皇帝謂　祖宗以來所未有蓋以爲非所當

劉豫之始　趙伯振死鄭州　周中死濰州

言而言故斷然竄黜之可謂深得聽言之道矣且內侍毀大臣固在所當責而其輒爲之譽者亦豈免妄言之罪或毀或譽俱不由於左右近習而以至明來天下之公論不亦善乎

劉豫阜城人世爲農至豫始舉進士中書侍郎張慤與豫有舊力薦于朝除知濟南府山東盜起豫欲易東南一郡而執政皆拒之豫痛憾而去　金兵取鄭州通判州事趙伯振率兵巷戰爲流矢所中墜馬敵剖其腹而殺之　癸卯金兵取濰州時右副元帥宗輔引兵在山東而京東無帥朝議大夫周中世居濰州獨不肯去率家人乘城拒守中弟卒盡散其

陸有常等死臨淄

論擇郡守

宗澤推心動人

財以享戰士城陷中閫門百口皆死守臣韓浩亦遇害浩琦孫也宗輔又陷青州知臨淄縣陸有常率民兵拒守死於陣知益都縣張侃知千乘縣丞丁興宗亦死　甲辰知壽春府康允之奏丁進解圍　上謂輔臣曰此郡守得人之效也卿等六人宜廣詢人才若人得二人則列郡便得十餘守稱職然須參議不可徇私尋遷允之直龍圖閣時進既受閤門宣贊舍人京城外巡之命遂引所部屯京城往參留守宗澤將士疑其非真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閭勍等請以甲士陰衛澤曰正當披心待之雖木石可使感動況人乎及進至澤拊勞甚至待之如故吏進等感服翌

詔招
安輯
盜羣

日請澤諳其壁澤許之不疑進益懷感畏後其黨有
陰謀以亂京師者進自擒殺之　丁未詔曰凡今日
奪攘縱暴之侶皆異時忠義向方之人白日照臨明
爾遷善之意皇天覆燾監予止殺之誠應盜賊能回
心易慮散歸田野或失業不能自還者令所在官司
條具以聞朕當區處其日前罪犯一切不問
臣留正等曰民流散而至於奪攘皆非其本心苟
生朝夕失計而爲之也從而殲之不爲無罪要非
先有以化誨而使之自新聖人不忍遽絕之也斯
詔之頒勉其遷善之意諭以止殺之誠丁寧懇惻
亦云至矣昔周之於頑民勿庸殺而姑教之且曰

我惟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蓋言民為亂而我不哀恤之不蠲潔之雖民以罪致死與我殺之何異周之待頑民如此卒能致其保受威命明德同於友民忠厚之風詩人歌之切讀斯詔豈非所謂忠厚之至歟

宗澤請還京

東京留守宗澤復奉表請上還京師且曰京師乃太祖太一統之本根薄海內外莫不率俾之地陛下柰何不念四海生靈切切傒后之意乃偏聽姦邪之言託為時巡駐蹕淮甸不思二帝蒙塵朝夕懷迎取之志陵寢園廟久缺祭祀顧陛下以祖宗二百年基業為意早敕回鑾則天下皆知一人來歸

詔罷編籍旨擇　王淵降張遇　后族不任侍從

盜賊屏息西北鑠謀　辛亥詔曰近緣臣僚論列乞以崇寧以來無狀之人編為一籍已降旨擇候諫官御史具到令三省樞密院參酌施行然念才行難於兼全一眚不可終廢當宏大度咸俾圖新除叅酌到罪惡深重不可復用人外並許隨材選任如顧有蹟效可以補前行之失者因事奏陳特與湔洗仍許擢用　兩浙制置使王淵招賊張遇降之得其軍萬人隸世忠　壬子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孟忠厚為常德軍承宣使用臺諫給舍六章論列也仍詔后族自合不得任侍從官著為令

臣留正等曰臣聞　章獻明肅太后垂簾時外戚

行中　魏論黄　孫死昌
入法　祐汪　默潁

馬季良為待制　仁祖親政於明肅之政無大變更獨季良即日易武弁以為　祖宗之制不可以私恩廢也　太上皇帝奉　隆祐太后至矣而不敢抑言者以私忠厚嗚呼此我　宋家法萬世所當守也

詔以京師之糧出榷貨務錢五十萬緡付留守司召江淮兩浙商人入中　癸丑太學生魏佑上書論黄潛善汪伯彥誤國十罪不報　金兵取潁昌府守臣孫默為所殺　二月乙卯朔言者請令羣臣入對其所得　上語除機密外關治體者悉錄付史官從之　丙辰詔太史局天文自今除報御前外並不許

不報文　宗戩景等
許天　澤李良

報諸處　敵再侵東京宗澤遣統制官李景良閻中立統領官郭俊民等領兵萬餘趨滑鄭遇敵大戰爲敵所乘中立死之俊民降敵景良以無功遁去澤捕得謂曰勝負兵家之常不勝而歸罪猶可恕私自逃遁是無主將也即斬之既而俊民與敵將史姓者及燕人何祖仲直抵八角鎮都巡檢使丁進與之遇生獲之敵令俊民持書招澤澤謂俊民曰汝失利就死尚爲忠義鬼今乃爲敵游說何面目見人邪捽而斬之謂史姓曰　上此重兵近甸我留守也有死而已何不以死戰我而反以兒女語脅我邪又斬之謂祖仲本吾宋人脅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

罷市易務　宗澤爭滑州　復學士名　張撝死滑州

皆服　癸亥罷在京及諸路市易務以其錢輸左藏庫惟抵當庫仍舊　甲子金兵取滑州東京留守宗澤聞之謂諸將曰滑衝要必爭之地失之則京城危矣不欲再勞諸將我當自行果州防禦使張撝曰願效死澤大喜即以銳卒五千授之　乙丑開封府判官范延世奉宗澤表至行在　上諭以旦夕北歸之意澤復上表以謝　丁卯復延康殿學士為端明殿學士述古殿直學士為樞密直學士從舊制也　己巳張撝至滑州身率士卒與北迎敵衆且十倍諸將請少避其鋒撝曰退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元帥鏖戰數合日暮敵少卻澤遣統制官王宣以五千騎往援

張浚攻胡珵

未至撝再戰死之後二日宣至滑州與敵大戰于北門士卒爭奮敵出不意退兵河上宣曰敵必夜濟収兵不追半濟而擊之斬首數百所傷甚衆澤即命宣權知滑州且令載撝喪以歸為之服緦厚加賻䘏仍請於 上贈撝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録其家四人敵自是不復犯東京矣 辛未殿中侍御史張浚試侍御史時浚方上疏論祕書省正字胡珵自託李綱服童僕之役而出入其寢室朝夕交結陰中善良逮綱遣逐營為百計審招羣小鼓唱浮言陳東之書珵實筆削意欲使布衣草萊之士挾天子進退大臣之權一時閧然幾致召亂按珵罪狀天地不容顧褫奪

詔籍没贓吏　李朴不仕蔡京　斥汪藻等

官爵投之荒裔永為臣子立黨不忠之戒　詔自今犯枉法自盜贓抵死者籍其貲時議者以為贓吏之盛所在塡溢顧明詔有司應緣贓得罪及曾經按發跡狀明白並毋得與堂除及親民自今有犯者仍籍其貲即監司守倅失按郡縣及監司失按守倅與失於互察者並科違制之罪不以去官原免　上酌其言乃詔贓情俱重者籍没餘從之　祕書監李朴卒朴舉進士國學禮部皆第一操履勁特自為小官天下高其名蔡京將强致之俾其所厚導意許以禁從朴力拒不見京怒形於色然終不害也　壬申中書舍人汪藻滕康衛膚敏並罷或曰膚敏等在後省數

郭贊死蔡州

罷教坊職名

論事爲黃潛善所惡故斥之　癸酉銀朱陷蔡州知汝陽縣丞郭贊朝服罵敵不肯降而死　甲戌詔曰自來以內侍官一員兼鈐轄教坊朕方日拯憂念屏絶聲樂近緣內侍官失於檢察仍帶前項可減罷更不差置

臣留正等曰聖人之憂樂以天下不先天下而樂後天下而憂也建炎之初方開中興之業以天下之大　太上皇帝之所深憂而聖意篤於孝悌其憂益遠矣與樂之官實已廢其名尚存心猶有所不忍也而亟罷去之其屏絶聲樂豈非出於誠意也哉

向子韶死淮寧　附淮南省試　宗澤諭詔旨

丙子金兵取淮寧府知府事向子韶死之其弟新知唐州子褒等與闔門皆遇害子韶子諲兄也　己卯胡瑆勒停送梧州編管用張浚章疏也　庚辰禮部請令曾得解及免解武舉人就淮南轉運司附場類省試從之　三月丙戌先是執政以山東盜賊蹤起建請赦榜東京其詞有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爲聚寇之患宗澤恐豪傑解體是日上疏言自移淮甸强盜如蝟毛而起正以去朝廷遠無所歸至于此耳臣謂自京城圍閉天下忠義之士梯山航海數千里争先勤王者大臣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飢饉流離弱者填溝壑强者爲盜賊此非擒王之人罪皆一時措置

示澤
大策
舉兵

乖謬耳今河東河西不隨北兵而自保山寨者不知其幾千萬人諸處節義士夫不愛其身而自刺其面爲爭先救駕者亦不知其幾陛下以勤王者爲賊則此二者豈不失其心邪此皆詞臣失職之過願陛下黜代言之臣更降罪已之詔許還闕之期則天下之人盡皆遷善遠罪不犯有司豈復有爲盜者不報時有王策者本遼舊將善用兵敵以千餘騎付之往來河上澤密遣統制官王師正擒之釋縛解衣坐之堂上為言敵國本我宋兄弟之國汝何不悟義協討以刷社稷之恥策感泣誓以死報澤時呼策與語策具言敵中虛實澤又益喜大舉之計遂決　尚書工部

楊時兼侍講 進讀通鑑 司馬光配享

侍郎楊時兼侍講　辛卯金兵取中山府自靖康末受圍至是三年乃失　甲午詔經筵讀資治通鑑遂以司馬光配享　哲宗廟庭時上初御經筵侍講王賓講論語首篇至孝悌為仁之本因以　二聖　母后為言　上感動涕泣侍讀周武仲進讀通鑑　上掩卷問曰司馬光何故以紀綱為禮武仲敷述其義甚詳因為通鑑解義以進每至安危治亂之機必旁搜遠紹極其規諫焉侍讀朱勝非嘗言陛下每稱司馬光度聖意有恨不同時之歎陛下亦知光之所以得名者乎蓋　神宗皇帝有以成就之也熙寧間王安石創行新法光每事以為非是　神宗獨優容乃

宗澤乞還京

更遷擢其居西洛也歲時勞問不絕書成除資政殿學士於是四方稱美遂以司馬相公呼之至元祐中但舉行當時之言耳若方其爭論新法之際便行竄黜謂之立異好勝謂之沽譽賣直謂之非上所建立謂之不能體國謂之不遵稟處分言章交攻命令切責亦不能成其美矣 上首肯久之 己巳東京留守復上疏乞車駕還京時澤招撫河南羣盜聚城下又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糧支半歲澤聞兩河州縣敵兵不過數百餘皆脅使變服日夜望王師之來即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大略言 祖宗基業可惜又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

翟進入西京　李彥仙復陜州　信王起義兵

望救兵河北河東京之東西陜右淮甸閒億萬生靈之衆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湖外蓋姦邪之臣一為西北方便之計二為姦邪親屬皆已津置在南為臣不忠一至於此時　上遣中使譚璪賚詔書茶藥撫諭澤上表謝又請上還京師　庚子河南統制官翟進復入西京宗澤言於朝即以進知河南府充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　石壕尉李彥仙復陜州事聞即以彥仙知陜州兼安撫司事彥仙以信義治陜與其下同甘苦由是人多歸之　信王榛既唱起義兵即遣和州防禦使馬廣赴行在先以其疏附東京留守宗澤以聞　夏四月甲寅朔磁州統制官趙世隆以所

宗澤戮趙世隆

部詔宗澤降世隆磁州書佐澤在磁以爲中軍將澤旣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金人圍磁州急州有禁軍有民兵民兵甚衆禁軍恐其勢盛將校郭進乃作亂世隆與進謀遂殺侃以通判趙子節權州事至是世隆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將士頗疑之澤曰世隆吾一校耳必無他有所訴也乙卯世隆入拜澤面詰之世隆辭服澤笑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耶命引出斬之時衆兵露刃于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會滑州報敵騎留屯城下澤謂世興曰試爲我取滑州

詔武舉　文臣官

宗澤誅李海

世興忻然受命　丙辰詔文臣從官至牧守武臣管軍至遥郡各薦所知二人置為二籍一留禁中一付三省樞密院遇監司帥守將官鈐轄有闕於所舉人內擢用之犯贓連坐即罷廢及法不當得之人皆毋得舉用議者請也　戊午趙世興至滑州掩敵不備急攻之斬首數百得州以歸宗澤復厚賜之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塹路以阻行者管軍閭勍弱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臠之覘事者以告澤召之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伏即械之繫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于市閧者股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

罷諸路巡社

宗澤請還京

善者有衆二千餘皆山東游手之人先進來降屯城北二人氣不相下一日各率所部千餘相拒于天津橋都人頗恐澤以片紙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耶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二人相視慙沮而退　己未詔除京畿東西河東北陝西路許置巡社外餘路並罷先是杭溫二州言已就緒詔許存留至是亦罷

宗澤復上表請　上還京略曰陛下有姦臣之臆說憑敵國之詭辭忘周室之中興循晉惠之往轍時西北九縣人日有歸中國者間有捕獲敵衆澤選北人漢兒引近坐側推誠與語諭以期奮忠義共滅金兵以刷父君之恥即給資糧遣之且賜以公憑俟官

軍渡河以爲信驗人令持數百本去又爲榜文散示失没州縣及爲公據付中國被敵在此之人因驛䟽以聞澤遂結連諸路義兵燕趙豪傑嘗謂人曰事可舉矣必竢回鑾當以身先之故請　上歸京尤力
庚申詔御前軍器所見織戰袍工匠發還綾錦院依限織進初命監綾錦院姜煥擇良工就御前軍器所專織戰袍欲以賜有功將士中書侍郎張慤等言於上曰前日中人因事輒置局紊亂紀綱不可不深鑒令若以織文責綾錦院而使少府監督其程限則事歸有司於體爲正　上曰甚善故有是命
臣留正等曰臣聞明主之察治亂也審而守法度

暑月不罷講

也堅寧逆意咈心弗便於事而常戒懼於細微蘖芽之間不敢忽也夫取工於綾錦院而織袍於軍器所又以賞功由常人觀之誠若無甚害然 太上皇帝矍然改令不俟終日何哉官失其守而事奪於貴臣司廢其舊而利出於一切則亂由之而作有不難矣嗚呼治亂之機如此其微也非明主其孰察之

上諭大臣曰故事端午罷講筵至中秋開朕以寡昧適茲艱難知學先王之道為有益方孜孜經史若講筵暫輟則有疑無質徒費日力朕欲勿罷可乎大臣皆稱善乃詔勿罷時 上在宮中內侍有言講讀

却內侍擬詔書

上恭己勤政

官某人數陳甚善臣今擬獎諭詔書以進 上曰此當出自朕意若降詔書自有學士爾等小臣豈宜不安分如此 乙丑 上諭輔臣曰朕每退朝押班以下奏事亦正衣冠再坐而聽未嘗與之款昵又性不喜與婦人久處多坐殿傍小閣筆硯外不設長物靜思軍國大事或閱章疏宮人有來奏事者亦出閣子外處分畢而後入每日如是 上恭己勤政如此

臣留正等曰閹寺之禍著矣佞柔側媚以狗馬聲色惑其君禍之小者也剽略書傳誦說古今以才藝自售則其為禍豈易測哉建炎之初天子厲精求治而宦者投隙肆言猶敢如此亦可謂姦人之

楊時告老

宗澤請還京

雄矣非聖武英斷絶其萌芽則基亂胎禍將何所不至嗚呼方其伺顔色售方藝能赫然拒絶之固已難矣又暴其情狀盡告大臣豈不甚難哉至於清心寡欲屏遠聲色皆中興之本臣是以論著之特詳焉

戊辰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以老疾求去章四上既而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　河北招撫司都統制王彦與金兵戰于太行山大敗之

東京留守宗澤復抗疏請　上還京且言丁進有衆數十萬願為陛下守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勒絶敵兵楊進等領衆百萬亦願渡河蕐二頭項

信王為都元帥

人皆同寅協恭共濟國事願陛下速歸九重盜賊敵兵皆無足畏矣澤以他日迎奉 二聖還京先修龍德宮以備 道君皇帝臨御以 淵聖皇帝未有宮室奏修寶籙宮為之不報 皇弟信王榛為河外兵馬都元帥初馬廣至東京見宗澤至是始赴行在廣既見出榛奏事於是廣特還元帥府馬步軍都總管廣將行奏四事 上皆從之又許廣過河得便宜從事時汪伯彥黃潛善終以為疑乃以烏合之衆付廣且密授朝旨使幾察之廣行復令聽諸路帥臣節制廣知事變遂以其軍屯于大名 五月甲申朔宗澤再上表乞還京且言今城壁已增固樓櫓已修飾壟

下詔還京

濠已閑峻兵械已足備寨柵已羅列戰陣已習熟人氣已勇銳蔡河五丈河皆已通流陜西京東滑臺京洛北兵皆已掩殺望陛下毋聽姦邪之言以失兩河山寨之心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奏未至會尚書右丞許景衡建請渡江宰相黃潛善持不可朝廷既得信王榛奏或言榛有渡河入京城之謀乙酉下詔還京詔略曰朕即位之初跼蹐近服李綱上江左之章繼執南陽之議鳩工藏事浸失時幾旋爲淮甸之行就弭擾攘之患守中原而弗遠見朕意之所存昨稽時措之宜黙辦言還之計設施有序播告未先或者不知尚多有請可無委積以謹備虞

兼用經賦

宗澤力請還京

宜令發運司盡起淮浙入京物解及軍須輜重等物以次發遣赴京師朕將還闕躬謁宗廟　丙戌詔後舉科場講元祐詩賦經術兼収之制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不兼經義習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計數各取通定高下禮部侍郎王綯嘗爲　上言經義當用古注不專王氏說　上以爲然至是申明行下　戊子翰林學士朱勝非守尚書左丞　己丑宗澤再奏乞掃洒龍德而改建寶籙宫使天下知陛下孝於父而悌於兄乞自御前處分不報澤又上疏言今不忠不義之臣但知身謀謂　祖宗基業不足卹謂宗廟社稷不足顧謂　二聖后妃親王不足救

謂山陵園寢不足護謂周室中興不足效謂晉惠覆轍不足羞效巡狩之名守偏伯之地儲金帛以為敵資椿器械以為敵用慮勇敢之殘敵則禁守禦之招募慮流移之安業則措保甲以助軍凡誤國之事靡不為之顧陛下以此章揭之朝堂令朝臣指摘如臣言涉狂妄乞明正典刑不然乞明告回鑾之期以安天下之聽　上優詔荅之　辛卯陝西京東諸路及東京北京留守並奏金兵分道渡河詔遣御營左軍統制韓世忠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閤就率所部迎敵命宗澤遣本司統制官楊進等援之先是澤聞河北都統制王彥聚兵太行山即以彥為忠州防禦使

制置兩河軍事彥所部勇士萬數以其面刺八字故號八字軍彥方繕甲治兵約日大舉欲趨太原澤亦與諸將議六月起師且結諸路山水寨民兵約日進發上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遣馬廣等自大名取洺相眞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旣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北人漢兒亦必同心殲殄金兵事方就緒乞朝廷遣使聲言立金國天祚之後講吾舊好以攜敵情遣知幾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禍福必出助兵同加掃蕩如此則　二帝有回鑾

黃潛善等沮宗澤 追復蘇軾官 宇文虛中使金

之期兩河可以安帖矣願陛下早下還京之詔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則我 宋中興之業必可立致若陛下以臣言為不可用望賜骸骨放歸田里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澤歎曰吾志不得伸矣因憂鬱成疾澤尹京幾歲修城池治樓櫓不擾而辦屢出師以挫敵鋒其抗疏請 上還京凡二十餘上言極切至潛善與汪伯彥等雖嫉之深竟不能易其任也 乙未詔蘇軾立朝履歷最為顯著追復端明殿學士盡還合得恩數 丙申宇文虛中充大金通問使武臣楊可輔副之尋改虛中為祈請使 壬寅中書侍郎兼御營副使提舉措置戶部財用張慤

張立大

懿朝節

許衡色言

景正直

薨懿立朝諤諤有大臣節不可干以私惟善許景衡與許翰論事頗合自為執政諫諍愈切無所顧避時黄潛善當國專務壅蔽自汪伯彥而下皆奴事之不敢少忤其意惟懿以直道自持事必力爭雖言不行而不少屈秉政未踰歲遽薨于位士民皆痛惜之

癸卯大金通問使王倫始渡河與其副朱弁至雲中見宗維議事敵留不遣　乙巳提舉杭州洞霄宫許景衡薨景衡罷政而歸至瓜洲得暍疾及京口疾甚端坐自語曰陛下宜近端人正士以二聖蒼生為念陸宣公奏議盡之矣景衡博通經史百家書而其要歸於孔孟嘗曰孔門自洒掃應對以上皆欲中道

復置市舶司　秀州軍亂增役錢　罷借職田　蠲博文增印錢引

以故修身行已雖細必矜與朋友言怡怡辭氣及公言廷爭正色直前視權倖若無有者　丁未復置兩浙福建路提舉市舶司其後遂併廣司復之　己酉秀州軍亂詔御營中軍統制張俊討之　庚戌增天下役錢以為新法弓手之費　癸丑罷借諸路職田自軍興始有拘借之命至是詔圭田士大夫仰以養廉自今毋得借　六月乙卯成都府轉運判官靳博文權罷邛州鑄鐵錢以其歲用本錢二十一萬緡而所鑄錢纔十一萬緡得不償費故也博文以便宜增印錢引六十二萬緡自後諸大臣相繼視師率增印矣

尚書省言檢會靖康元年已降旨揮人户願將金

獻助人給告　建州軍亂　黃潛善薦臺官　胡安國辭免得貶

帛錢糧獻助者計價依條補授名目除河北河東路已降官告外餘路未曾給降詔尚書省度量給付逐路如納及七千貫補承節郎六千貫補迪功郎並不作進納人不得抑勒科配　丙辰建州軍再亂葉濃等進犯福州　戊午尚書禮部侍郎王綯試御史中丞黃潛善以綯柔懦無能故薦為臺長　己未前知通州胡安國已除給事中指揮更不施行初趣赴行在安國因於免奏有言曰臣賦性疎拙全昧事幾前當贊書積日雖淺適緣六押兼管兵刑所降詞頭苟有未便不敢觀望迷誤本朝須至盡忠逐件論執遂因繳奏遍觸貴權貽怨既多幾蹈不測今陛下撥亂

反正將建中興而政事人才弛張升黜凡關出納動係安危關之道途揆以愚見尚未合宜臣切寒心而况瑣闈典司封駁儻或隱情患失緘默不言則負陛下委任之恩其罪至大若一一行其職守事皆違異必以戇愚妄發干犯典刑徒玷清時無補國事臣所以不敢上當恩命者也疏入黃潛善大怒言者因論安國被命經年托疾不至要流俗之譽失人臣之禮安國遂罷　庚申侍御史張浚知興元府浚好謀有大志數招諸將至臺講論用兵籌策浚本黃潛善所引至是因請汰御營使司官屬又論無謂敵不能來當汲汲修備治軍常若敵至潛善始惡之浚以母在

留張浚
張俊入秀州
命捕蝗
乞造戰艦
復置學官

蜀中求去故有是命未行留為尚書禮部侍郎浚入對　上諭曰卿在臺中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朕將有為政如欲一飛冲天而無羽翼者卿為朕留當專任用浚頓首謝　乙丑御營中軍統制張俊引兵入秀州前知州事趙叔近為所殺秀卒嬰城縱火翌日俊破關捕徐明等斬之　丁丑命京畿淮甸捕蝗　己卯言者以東南武備利於水戰宜於大江要害處精練水軍廣造戰艦緩急之際庶幾可倚詔江浙州軍措置限一月畢　以知延安府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涇原經略司統制官曲端充節制司都統制復置諸州學官四十三員初　二帝既徙中京御史

上皇草書議和

宗澤以憂沮薨

中丞秦檜實從旣而開 上中興 上皇欲作書貽
左副元帥宗維與約和議 上皇草書已諭駙馬都
尉蔡絛曰爲我示秦檜更潤色之檜讀書嗚咽卽厚
遣本路都統達於宗維宗維有慚色 秋七月癸未
朔資政殿學士東京留守開封尹宗澤薨澤爲黃潛
善等所沮憂憤成疾疽作于背至是疾甚諸將楊進
等排闥入問澤矍然起曰澤固無恙正以 二帝蒙
塵之久憂憤成疾耳而等能爲我殲滅敵兵以成主
上恢復之志雖死無恨衆皆流涕曰願盡死諸將出
澤復曰我度不起此疾古語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
使英雄淚滿襟遂薨年七十是日風雨晦冥異於常

宗澤遺表請還京

曰澤將沒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贊 上還京先言已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鑾輿亟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澤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饘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異疇昔食不兼味衣敝不易嘗曰君父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耶所得俸賜遇寒士與親戚貧困者輒分之養孤遺幾百餘人死之日都人為之號慟朝野無賢愚皆相弔出涕三學之士千餘人為文以哭澤初澤既拘留敵使 上屢命釋之澤不奉詔至是守文虛中至東京攝留守事遂歸之時 上已除澤

門下侍郎兼御營副使東京留守命未下而訃聞詔
贈觀文殿學士進六官後謚忠簡
龜鑑曰吾深惜夫宗澤抱忠義之志竟爲讒沮鬱
而不得少伸也澤之尹京數月城築已增固樓櫓
已修飾壟濠已開浚寨柵已羅列義士已團結蔡
河五丈河已皆通流陝西京東西河東北盜賊皆
已歸附又非靖康戰守無備之比然有張仲孝友
主於內而後吉甫得以專征戰于外汪黃既主幸
東南之議則宗澤還京之請雖二十䟽而何益百
計排沮憂憤成疾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
滿襟蓋亦抱無窮之恨澤死而杜充代之是何異

討捕葉濃　潛善引京黼黨

以淵代逖以姜維而續孔明之事功也宗澤在則盜可使為兵杜充用則兵皆為盜矣

甲申葉濃自福州引還建州命謝嚮為本路捉殺官又遣御營統制張俊兩浙提刑趙哲將卒二千人偕往討捕　丁亥御筆國步多艱人才為急如蔡京王黼當國日久孰不由其擬授果賢且才豈可不用自今毋得分別時宰相黃潛善本王黼門人故多引黼親黨以進議者非之　戊子詔自今士卒有犯並依軍法毋得過為慘酷

史臣曰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此兵法之患也治軍固不可不嚴然治之自有常法

若師出以律孰敢不畏者而諸將過爲慘酷豈撫
軍之道哉
楚州發歸朝官至行在　上諭宰執曰聞州郡多
因係此輩甚者至經歲不得釋少涉疑似則殺之覆
幬間皆吾赤子也　朕欲發諸郡拘囚歸朝官盡赴
行在存撫之庶幾可召和氣
臣留正等曰古人有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弗爲者
也彼姦雄忍酷之言至曰寧我負人嗚呼人之用
心何止天壤之異哉方建炎之初所在盜起如蝟
窮荒絶漠狼子野心之人錯諸郡縣有司爲之禁
防或未過也而　太上皇帝惟天地覆載之德視

軫恤災傷　定知縣考數　杜充尹京

四海之民皆吾赤子惻然哀矜形於聖訓凜然有
三代王者之風雖漢帝之恢廓大度不足言也彼
雖異域亦人耳脫身九死之餘譬蛇雀豈不知所
以報哉

辛丑詔以春霪夏旱飛蝗為沴命監司郡守條政
事之未便於民者其大水飛蝗最甚之地令百姓自
陳量輕重捐其租焉　壬寅詔京官知縣兩任已上
實及六考方許關陞諸州通判舊法不拘考數至是
申明之　甲辰降充顯謨閣待制北京留守杜充復
樞密直學士充開封尹東京留守且命充鎮撫軍民
盡瘁國事以繼前官之美遵稟朝廷深戒妄作以正

杜充反宗澤所為　復常平官　初鑄御寶　分置庫藏

前官之失自宗澤薨數日間將士去者十五人憂之相與請于朝言澤子宣教郎穎嘗居戎幕得士卒心請以繼其父任詔以穎起復充留守判官充無意於敵盡反澤所為由是澤所結兩河豪傑皆不為用

八月癸丑朔復諸路常平官遂命諸路拘催青苗積欠本錢自崇寧以來皆不得免　甲寅初鑄御寶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　戊午詔行在左藏庫湫隘自今綱運令户部於江寧平江府置庫樁管尚書呂頤浩侍郎葉夢得請命江湖二廣綱赴江寧閩浙綱赴平江惟川陝京東西淮南綱赴行在從之　庚申殿中侍御史

馬伸論汪黄罷

馬伸言陛下龍飛河朔近得黄潛善汪伯彦以爲輔相一意委任不復致疑然自大任以來措置天下事未能愜當物情遂使敵國日强盗賊日熾國步日蹙威權日削如吳給張闔以言事被逐邵成章緣上言遠竄今是何時尚以言爲諱潛善近來自除臺諫仍多親舊李處遯張浚之徒是也又如張愨宗澤許景衡公忠有才智皆可重任潛善伯彦惡之沮抑至死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孔子亦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用彼相二人方且偃然自任屹然不動伏望速罷潛善伯彦政柄別擇賢者共圖大事疏留中不出　承議郎趙子砥自燕山遁歸至行在奏

添賣酒錢　梁揚祖改茶鹽法

北事甚悉言遍來遣使數輩皆不得達劉彥宗云金國只納楚使焉知復有　宋其不可講和明矣賜對嘉獎以子砥知台州　辛酉詔江淮六路量添賣酒錢以為造糧舟之費　己巳詔試學官並用詩賦自來年始　辛未淮南等路制置發運使梁揚祖遷徽猷閣直學士以措置就緒也茶法自政和以來許商人赴官買引即園戶市茶赴合同場稱發淮浙鹽則官給亭戶本錢諸州置倉令商人買鈔筭請每三百斤為一袋輸鈔錢十八千閩廣鹽則隸本路漕司官般官賣以助歲計公私便之自揚祖即眞州置司歲入錢六百萬緡合東南產鹽之州二十二總為二萬

親策進士　程昌寓經理蔡州　均和買紬

七千八百一十六萬餘斤通收鹽息錢一千七百三十餘萬緡茶引錢二百七十萬餘緡後增至二千四百萬緡而四川三十州歲產鹽約六千四百餘萬斤後隸總領財賦所贍軍成都府路九州利路二州歲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隸提舉茶馬司買馬皆不係版曹之經費焉　甲戌　上策諸道正奏名進士于集英殿　殿中侍御史馬伸試衛尉少卿　乙亥策特奏名進士　初吏部員外郎程昌寓與黃潛善論事不合出知蔡州郡已為金兵所破昌寓招集流民簡練師旅日與羣盜戰每戰必克遂為強兵　九月壬午朔詔以杭州和買紬偏重均十二萬疋於浙東

馬伸竄死

西諸州　癸未新除衛尉少卿馬伸責監濮州酒務伸以論事不行辭不拜且錄所劾黃潛善汪伯彥等疏申御史臺乞誅責詔伸言事不實趣向不正日下送吏部與京東監當促使上道死中路天下寃之

甲申丁進叛率衆犯淮西進初受宗澤招澤薨乃去尋命御營右軍副統制劉正彥以所部収進

擢李易等

庚寅　上御集英殿賜諸路類省試正奏名進士李易等四百五十一人及第出身同出身初有司欲以上十人所對策進呈且請以　上意定名次　上曰朕委主司取士必不錯乃悉從所擬不復更易

臣留正等曰恭惟　太上皇帝當建炎之初策士

審察
舉人

于庭一委主司不以一人之好惡為之升黜天下之至公也及紹興中權臣罔上假國家之科目以私其子弟親戚則聖斷赫赫然拔寒畯抑權貴亦天下之至公也惟一出於至公故靜則為天地之度動則為之斷傳曰公生明　太上皇帝實有焉

壬辰詔褚宗諤等二十一人並令乘驛赴行在校書郎富直柔太學生王覺並令赴都堂審察先是黃潛善請用祖宗故事命近臣各舉所知以俟選擇至是得召　癸巳金兵取冀州權知軍州事單某自縊死將官李政屢禦退之敵以計誘其副將使害政故不能保而城失　丁酉賜及第進士錢千七百緡

爲期集費自是以爲故事李易等以 上憂勞辭聞

賜書通鑑

喜宴從之 戊戌 上以所書資治通鑑第四冊賜

書孟子語要

黃潛善時 上退朝日覽四方章奏暇則讀經史嘗取孟子論治道之語書之素屏因爲潛善言論孟乃幼年所習讀之了無凝滯後五日又書旅獒篇大有大畜卦以示輔臣

臣留正等曰人主之於學問有出於勉彊者有得於自然者出於勉彊則作輟有時得於自然須臾不能忘之矣

却獻芝草

壬寅統領密州軍馬杜彥獻赤芝彥言草葉純赤實符建炎美號癸卯輔臣進呈 上曰朕以豐年瑞

神交 孟子 王彥 忤潛善 命討 李成

瑞今密為盜區且彥所獻何足為瑞其還之 甲辰
黃潛善等奏謝宣示親書素屏易孟子有旨勿拜
上曰朕自幼習孟子書至成誦在口不覺寫出如旅
獒乃因葉夢得進讀資治通鑑及之又欲寫無逸篇
偶其字多屏狹不能容則別營度 上又曰如孟子
言用賢與殺皆察於國人朕詳味斯言欲謹守之神
交尚友如與孟子端拜而議 冬十月丙辰河北制
置使王彥為閤門宣贊舍人彥至自東京赴行在見
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民兵引頸以望王師
言辭憤激大忤潛善伯彥之意遂降旨免對而有是
命 庚申命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討李成時成犯淮

討論常平法

經制錢之始

翟進戰死

西故也　壬戌詔葉夢得滌覿張澂討論常平法條具取旨始用覿奏也　癸亥初復鈔旁定帖錢先是政和間陳亨伯始議翊經制錢靖康初廢至是先取定帖錢命諸路提刑司掌之經制錢自此始　詔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以所部自彭城至東平中軍統制官張俊自東京至開德以金國興師故也仍命河外元帥府總管馬廣互相應援蓋未知廣已敗也

甲子命常德軍承宣使孟忠厚奉　隆祐太后幸杭州　癸酉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知河南府翟進戰死進與金兵夾河而戰屢破之時東京留守杜充酷而無謀士心不附諸將多不安之馬廣王彥既還

諸將叛杜充　討論濫賞　李成敗走　初賣師號　再竄李綱

朝餘稍稍引去宗穎屢爭不從力請歸持服統制官
楊進亦叛進率其軍與楊進戰為賊所害初宗澤日
繕兵為興復計兩河豪傑皆保聚形勢期以應澤未
出師而澤卒充無遠圖由是河北諸屯皆散而城下
兵復去為盜掠西南州縣數歲不能止議者咎之
始命有司討論崇觀以來濫賞丙子詔令到部官自
陳有無係討論之人仍結除名罪　江淮制置使劉
光世敗李成于新息縣成遁走　御營都統制劉正
彥擊丁進降之分其兵隸諸軍　十有一月癸未初
賣四字師號每道價二百千　甲申提舉西京嵩山
崇福宮李綱責授單州團練使萬安軍安置初綱既

魏彥明死延安　王庶曲端結怨

貶會有旨左降官不得居同郡而責授忻州團練副使范宗尹在鄂州乃移綱澧州居住至是有上書訟綱之寃者御史中丞王綯因劾綱經年不赴貶所又論綱靖康中要功刼寨結衆伏闕覆師太原凡三罪請投之嶺海疏奏遂有是命

壬辰金兵取延安府通判府事魏彥明死之先是敵諜知都統制曲端與經略使王庶不協遂併兵寇鄜延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邠州之淳化庶日移文趣其進且遣使臣十數輩往說諭端端不聽端欲蕩賊巢穴遣吳玠攻華州端與玠會于寧之襄樂延安城陷庶無所歸乃自馳至襄樂勞軍欲倚端以自副端彌不平謀誅庶而奪

張俊殺葉濃

其兵不果乃奪庶節制使印而遣之　癸巳趙哲與葉濃戰于建州城下大敗之濃遂降其後濃至張俊軍中復謀為變俊執而誅之　乙未金兵取濮州又侵澶淵知開德府王棣率軍民固守為軍民所害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鄭建古亦為亂兵所殺時相州圍久守臣趙不試登城遥謂金人請開門投拜乞勿殺乃具降書啓門而納其宗屬于井中然後以身投井　庚子初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趙開言榷茶買馬五害請用嘉祐故事盡罷榷茶仍令漕司買馬或未能然亦當痛減額以蘇園户輕立價以惠行商如此則私販衰而盜賊息矣朝廷然之擢開同主管川陝

趙開更茶馬法

郊祀上帝

茶馬是日開至成都遂大更茶法官買賣茶並罷倣政和都茶場法印給茶引使商人即園戶市之茶引錢每斤春七十夏五十市例頭子在外所過征一錢住征一錢有半置合同場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號合同場為茶市交易者必由市而引與茶必相隨違者抵罪至四年各買馬乃踰二萬匹引息錢至二百七十萬緡　辛丑樞密都承旨邢煥為保靜軍承宣使煥嘗為　上言馬伸言事切當宗澤忠勞可倚再上疏言黃潛善汪伯彥誤國進戰退守皆無策可施　壬寅親祀上帝于圜丘配以　太祖詔曰朕承祖宗有道之長賴黎獻戴　宋之舊嗣守神器適

歲當郊祇見于皇天后土大懼菲德弗獲顧歆乃先事三日繁陰凝翳震于朕心罔燭靈旨逮祖廟及壇垂象燦炳夜氣晏溫風靄澄霽迄用成禮朕既獲祇事弗敢謂幸矧敢怠康方恐懼修省以靈承扶持全安之眷股肱大臣其同寅協恭思艱圖易輔朕不逮以倡百辟耳目風憲有言達于予聽必忠必誠毋奪于私凡曰有官君子飭躬謹行惟職業是修令部使者暨爾百僚有爲有行其必曰毋傷下民毋害于國中國爪牙之臣敵愾戡難毋貽名節蓋軍民戰士咸奮忠力毋至失業無依怙衆爲暴

臣留正等曰大雅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

其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今太上皇帝當郊見天地而大懼菲德弗獲顧歆覲繁凝陰翳震于朕心其爲小心翼翼至矣及蒇事之夕垂象燦炳風霾澄霽迄用成禮其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厚矣罄聞于上既獲祇事又且弗敢自幸益恐懼修省下詔自警因以戒羣臣而勵多士則厥德不回其誠益篤矣故能坐収三紀又寧之功用傳於神聖益恢中興之烈其與夫天復命武王千載同符矣嗚呼偉哉

甲辰金兵取德州兵馬都監趙叔皎死之 陝州

趙叔皎死德州　吳玠斬史斌　姜剛之死棣州　岳飛桑仲降杜充　劉豫邪謀

安撫司都統制邵興敗金人于絳州曲沃縣金兵取淄州　涇原兵馬都監吳玠襲叛賊史斌斬之　葛進圍棣州守臣姜剛之與戰城破爲所害　初河北制置使王彥既渡河其前軍准備將岳飛無所屬遂以其衆千人降于東京留守杜充時种師道小校桑仲爲潰卒所推亦降于充充皆以爲將　十有二月乙卯　隆祐太后至杭州　庚申金人取東平府又攻濟南府守臣劉豫遣其子刑曹掾麟與戰敵圍之數匝通判事張東益兵援之敵乃去即遣人啗豫以利豫因有邪謀與東偕往投拜民遮道不從豫遂縋城詣軍前通款　壬戌言者論福建路茶之所自出

罷福建茶鈔　郭永死北京　敢不犯先聖墓　汪黃並相

祖宗以來商販自便望罷鈔法令都茶場照本路歲額印造茶引付茶事司廣行招誘客人入錢請買計置輕賫赴行在毋得抑配州縣及科率民戶僧寺出買引錢從之　甲子金左副元帥宗維取北京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郭永死之　金兵侵襲慶府行聖公孔端友已避兵南去漢兒將啓宣聖墓左副元帥宗維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宗維曰大聖人墓豈可犯皆殺之故闕里得全

乙丑金兵侵虢州　己巳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黃潛善遷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守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仍並兼御營使二人入謝

呂頤浩備禦十策

上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宜
同心以副朕之意皆稽首謝潛善入相踰年當　上
初政天下望治潛善獨當國柄專權自恣而卒不能
有所經畫伯彥繼相略與之同由是敵兵益無所憚
　尚書左丞顏岐守門下侍郎尚書右丞朱勝非守
中書侍郎兵部尚書盧益同知樞密院事　戊寅禮
部侍郎張浚兼御營使司參贊軍事　上以邊事未
寧詔百官言所見吏部尚書呂頤浩上備禦十策言
收民心定廟筭料彼已選將帥明斥候訓强弩分兵
器備水戰控浮橋審形勢其說甚備殿中侍御史張
守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又請詔大臣惟以選將治

兵爲急凡細務付之都司六曹潛善伯彥滋不恱乃請遣守撫諭京城至是聞北京失議者以爲敵兵且來而廟堂偃然不爲備浚率同列爲執政力言之潛善伯彥笑且不信乃命浚參贊軍事與顒浩教習河朔長兵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三

潼關之捷

王復死徐州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四

高宗皇帝四

建炎三年春正月庚辰朔　上在揚州　資政殿學士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　丁亥金兵取青州又陷濰州　辛卯陝西都統制邵興及金兵戰于潼關敗之　乙未京城留守杜充襲其統制官張用于城南不克將官李寶為所執　丙申張守試起居郎兼權直學士院守撫諭京師還面奏敵兵必來願陛下早為之圖　戊戌京城統制官張用以一騎送李寶歸京師　丙午金左副元帥宗維陷徐州守臣王復死之御營左將軍韓世忠潰軍于沭陽其將張遇死于

漣水軍之張渠村宗維入淮陽軍京東轉運副使李
祓從軍爲所殺
大事記曰敵之趨兩淮也不惟楚州之朱琳泰州
之曾班泗州之呂元閭瑾天長軍之成喜高郵軍
之齊志行滄州之劉錫孔德基或降或走而韓世
忠之軍亦潰矣豈獨兩淮素無兵備哉亦習見兩
河官吏被禍而無益故寧畏敵而不畏義也
已酉金兵犯泗州先是禮部尚書王綯聞敵騎且
南侵率從官同對　上命至都堂議黄潛善汪伯彦
笑曰諸公所言三尺童子皆能及之是夕泗州奏敵
且至　上大驚禁中倉皇以内帑所有通夕般挈二

月庚戌朔駕御舟泊河岸　上即欲渡江黃潛善等力請少留竢報且般左藏庫金帛三分之一　上許之敵以數百騎奄至天長軍亟遣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將所部迎敵而士無鬭志未至淮即潰是日楊州城內居民爭門以出踐死者無數從官有詣都堂問二相者黃潛善汪伯彥皆曰已有措置不必慮百官聞此復自相慰　壬子金兵陷天長軍　上遣左右內侍鄺詢往天長軍覘事知為金人至遽奔還　上得詢報即介冑走馬出門惟御營都統制王淵內侍省押班康履五六騎隨之黃潛善汪伯彥方會都堂或有問邊耗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呼曰駕行矣

軍民怨黄潛善

二人乃戎服鞭馬南鶩軍民爭門而出死者不可勝數　上次楊子橋一衛士出語不遜　上掣手劍刺殺之時軍民怨黄潛善刻骨司農卿黄鍔至江上軍士呼曰黄相公在此數之曰誤國害民皆汝之罪鍔方辨其是非而首已斷矣

龜鑑曰敵破北京張浚歷言汪黄笑而不荅敵迫楊州羣臣有問者而汪黄猶以不畏荅之大駕南幸而都堂會食猶囫圇知其雍容待敵果何所恃而然哉昔秦軍廹淮淝而安石園棊自如安石所恃者指授將帥之規模素定也北兵侵澶淵而萊公酣寢不動萊公所恃者决親征之策勝負已了

然於胷中也若汪黄之所恃者宇文虛中之使未回庶幾和議可成耳和其果足恃哉

上渡江

呂頤浩張浚聯馬追及　上于瓜洲鎮得小舟即乘以濟

張匯進論曰黏罕之侵楊州也時御營之師必有十萬而黏罕止有五六千騎自建炎二年秋九月離雲中下太行渡黎陽攻澶濮山東諸州郡以至侵楊州可見疲勞之甚矣此强弩飄風之末無足畏也兼是時兩河州郡尚有未失者山東州郡十失二三人心未安糧道未集盜賊蠭起而不顧後患投身深入我境又可見其無知之甚也時若我

上至鎮江

師乘其遠來新至行列未定而擊之可也或則深池堅城拒而勿戰以挫其鋭以沮其意且多方出兵邀其出掠者彼萬里孤軍後無委積忌於相持利於速戰求戰不能糧道不繼又且野不能掠以此制之賊退必矣俟其既遁襲而擊之捨而縱之皆可也而乃望風之際車駕渡江六師自潰爲敵乘之席卷而去此失於退一也

是晚敵遊騎至楊州縱火城內煙焰燭天　上至鎮江宿于府治癸丑　上召宰執從官諸將對宅堂計事吏部尚書吕頤浩降堦拜伏庭下　上顧潛善問之頤浩以首扣地曰願且留此爲江北聲援不然敵

議往杭州

兵乘勢渡江愈狼狽矣二府皆曰善既而王淵入對言暫駐鎮江止捍得一處若敵自通州渡先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阻諸內侍以爲是禁衛涕泣語言不遜上顧中書侍郎朱勝非曰卿出問之勝非傳旨皆以未見家屬爲對勝非諭之曰已有旨分遣舟專載衛士妻孥矣衆帖然勝非還奏 上曰已晚矣適議定不若徑往杭州此中諸事暫留卿處置事定即來即上馬行以顒浩充江淅制置使劉光世爲行在五軍制置使屯鎮江控扼江口又以主管侍衛馬軍公事楊惟忠節制江南東路軍馬屯江寧府 金人入眞州 甲寅 上次常州 御營平

寇前將軍范瓊引兵至壽春其所部執守臣紹審殺之　乙卯　上至無錫縣　丙辰　上次平江府始既甲冑御黃袍侍衛者皆有生意命承信郎甄援往江北招集衛兵援本太學諸生靖康中十上疏論利害及還遷保義郎　丁巳衛膚敏入對膚敏在維揚數請早幸建康　上思其言復召　金人侵泰州戊午　上將發平江中書侍郎朱勝非自鎮江來初上以吳江之險可恃議留大臣鎮守勝非既對　上欲除勝非兼知秀州輔臣言秀非大臣鎮守之地乃以御札命勝非充平江府秀州控扼使勝非再留身言臣雖備員執政與諸軍無素更乞從官一員同治

事如呂頤浩張浚皆兼御營司參贊軍事可用也於是　上問近臣誰能佐勝非者浚慷慨願留遂命浚同節制控扼等事仍詔勝非事有奏陳不及者聽便宜施行訖奏浚受命即出城決水溉田以限敵馬列烽燧募土豪措置捍禦　金兵取滄州　己未　上次秀州　庚申御舟次崇德縣江淮制置使呂頤浩從　上行即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上諭以金兵尚留江北卿可還屯京口頤浩即以王淵所部精兵二千人還鎮江府遣御營中軍統制張俊以所部八千人往吳江縣防托時朝廷方以敵兵渡江為患故命大將楊惟忠守金陵劉光世守京口

上至杭州 徐徽言死晉寧

王淵守姑蘇分授二大臣節度於是韓世忠在海道未還而范瓊自壽春渡淮引兵之淮西境上扈駕者惟苗傅一軍而已 壬戌 上至杭州以州治爲行宮 金兵陷晉寧軍守臣徐徽言死之統領孫昂亦不屈而死 癸亥朝羣臣於行宮降詔罪己求直言 乙丑德音釋諸路囚雜犯死罪以下士大夫流徙者悉還之惟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李綱不以赦徙蓋黃潛善建陳循欲罪綱以謝北也

大事記曰汪黃之所主者和議而已故竄馬伸殺陳東歐陽澈罷衛膚敏許景衡以遂其私方且奏復科舉策進士行郊祀定配享置講讀官以文其

命郎官以上薦人

欺幸而渡江猶罪李綱以謝北冀和議之可成耳彼其說曰非和則所以速 二聖之禍然敵與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其不可和也明矣祈請使還而兩河被兵通問使遣而維楊用兵敵豈虛言之所能動哉

命侍從及寺監長貳郎官限二日舉有才術之士二人故事薦士不及郎官蓋特恩也一日進呈奏狀上曰今所薦士不比常時便當擢用之命赴都堂審察明日復曰不若便令登對朕當親自延見之

臣留正等曰舜之舉賢惟屬之四岳十二牧漢制大略自三公九卿丞相御史大夫止耳 本朝故

事宰執侍從纔得薦舉未嘗及郎曹郎官薦士自
太上皇帝始也蓋當大有爲之時欲廣旁求之路
故凡爲尚書郎者咸得明揚等於從官雖然衆賢
駢集旌車畢至固誠一時之盛矣使甄别之不明
黑白之相混吹竽畫餅孔跖雜售則亦奚取於多
乎惟其睿鑑英接之榮是其所以爲全盡也唐陸
贄有言取之貴詳擇之貴精蓋不詳其取則賢路
多塞不精其擇則眞贋莫分口口詳之於其始精
之於其終斯而盡之故臣愚以謂陸贄之言眞盡
用人之法而　太上皇帝之用人眞可爲萬世之
訓也

出宮人百八十人　宰相黃潛善汪伯彥再上疏請罪自　上即位以來二人專持國柄至是盜賊充斥宗社播遷議者皆欲正其誤國之罪而潛善等居位偃然猶無去意中外為之切齒焉　置江寧府榷貨務都茶場　戊辰詔國步艱難謀慮之士咸願獻陳可令左右司輪官設次看詳所陳納尚書省　金兵焚揚州士民皆死存者纔數千人而已　己巳尚書左僕射黃潛善尚書右僕射汪伯彥罷時御史中丞張澂上疏劾潛善伯彥大罪二十疏入未報遂以狀申尚書省潛善伯彥乃復求去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奏曰時方艱棘不宜遽易輔相乞責以後效詔

押赴都堂治事已而皆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潛善知
江寧府伯彥知洪州
大事記曰方　上之在相州也北兵未退此申包
胥哭於秦庭之時也時則當以宗澤進兵京城之
請為義而黃潛善汪伯彥沮之迨　上之次濟州
也北兵已退此晉大夫反首茇舍之時也時則當
以宗澤邀敵歸路之請為義而汪黃又沮之迨
上之即位南京此肅宗即位靈武二年而復兩京
之時也時則當以李綱獨留中原之請為義而汪
黃又沮之中興之初綱在內澤在外此天擬二人
以開　建紹之業者也而綱為汪黃所沮纔七十

卻富民獻錢

五日而去位豈非天邪澤爲汪黃所沮未及一年而憤死又豈非天邪綱罷而汪黃相於内澤死而杜充繼於外天下事一變矣綱在位則措置兩河兵民稍集綱去則經制招撫罷而兩河無兵矣綱在位則僞臣叛黨稍正典刑綱去則叛臣在朝而政事乖矣綱在則澤之志行綱去則澤之志沮澤在則盜可爲兵充守則兵皆爲盜澤在則黏罕遁充用則敵至維楊矣内無綱外無澤此建炎之失其機則汪黃二人爲之也

戶部尚書葉夢得守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張澂守尚書右丞　辛未湖州民王永從獻錢五萬緡以佐

更御營法　汪黄奪職　贈陳東歐陽澈官　贈馬伸官

國用　上不納或曰曩已納其五萬緡矣乃命併先
獻者還之仍詔自今富民毋得輒有陳獻　詔御營
使司止管行在五軍其邊防措置等事並歸三省樞
密院　壬申觀文殿大學士黄潛善提舉南京鴻慶
宮　汪伯彥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所除職去大字用
言者奏劾也　甲戌潛善伯彥落職奉祠　乙亥詔
陳東歐陽澈並贈承事郎官有服親一人令所居州
縣存恤其家降授奉議郎監濮州酒務馬伸除衛尉
少卿赴行在先是尚書左丞葉夢得初謝　上諭宰
執曰始罪東等出於倉卒終是以言責人朕甚悔之
今方降詔求言當令中外皆知此意　上復曰伸前

責去亦非罪可召還或奏曰伸已死又贈直龍圖閣
丙子詔曰朕以菲躬遭時多故舉事失當知人不
明昨以宰臣非才任用既久專執已見壅塞下情事
出倉皇匹馬南渡深思厥咎在予一人既已悔過責
躬洗心改事放斥宮嬪貶損服御罷黜宰輔収召俊
良尚慮多方未知朕志自今政事闕遺民俗利病或
有關於國體或有益於邊防並許中外士民直言陳
奏朕當躬攬采擇施行旌擢其人庸示勸奬　知婺
州蘇遲言本州上供羅乞減其半詔減二萬八千匹
著為定制仍令給以本錢　戊寅呂頤浩奏已復楊
州　三月己卯朔詔金兵已退當進幸江寧府經理

減婺州上供羅

中原　庚辰中書侍郎朱勝非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　金人分兵攻江陰至夏港守臣胡紡遣統制官王換等拒敵且謂簽書判官廳公事李易曰吾曹有死城郭之義公母宜勉之少避易歸告其母蔣氏蔣氏曰我去則汝決不肯堅守願與汝同死生聞者感泣　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廣應詔上書言前[illegible]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願陛下幸巴蜀之地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委健吏以撫淮甸破金兵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爲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荊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用爲屏

以是為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亟製戰艦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為下策若貪顧江湖陂澤之險納探報之虛言緩經營之實績倚長江為可恃幸金兵之不來猶豫遷延候至秋冬使金兵再舉驅敵舟檝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為無策累數千言皆切事機　是日日中有黑子　辛巳尚書右丞葉夢得罷　上批夢得深曉財賦可除提舉中太乙宮兼侍讀提領户部財用充車駕巡幸頓遞使夢得執政凡十四日而罷辭不拜遂徑歸下山　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仍兼都統制淵自平江

日有黑子

王淵除簽書

張浚請製軍器　看詳章奏

赴行在既對遂有是命諸將多不恤者淵輕財好義家無宿儲每曰朝廷官人以爵使祿足代其耕也若切切事錐刀我何愛爵祿不為大賈富商耶　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為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府　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浚請沿江要害州軍置強弩營選州禁兵縣弓手為之仍專置軍器提舉官募公私匠人以除戎器乃命諸路憲臣措置製造赴行在　命學士給舍輪日於禁中看詳臣民章奏條上仍不用內侍輪送止實封往反　壬午初扈從統制苗傅自負世將有勞以王淵驟得君頗觖望起復威州刺史劉正彥嘗招降劇

苗劉作亂

盜丁進等以賞薄怨始淵旣薦正彥復檄取其所予兵正彥執不遣以此怨淵　上在維揚入內內侍省押班康履頗用事妄作威福諸將多疾之及幸浙西道經江左右宦者以射鴨爲樂比至杭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帳赫然遮道傅等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邪有中大夫王世脩者爲傅幕賓世脩嘗疾閹宦恣橫爲尚書右丞張澂言之澂不納世脩退爲劉正彥言之正彥曰君言甚忠當與君同去此輩俄聞淵入宥府傅正彥以爲由宦者所薦愈不平遂與世脩及其徒王鈞甫馬柔吉張逵等謀先斬淵然後殺內侍鈞甫柔吉皆燕人所將號赤心軍議已定癸

苗劉斬王淵

未御以劉光世為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彥令世脩伏兵城北橋下俟淵朝退即捽下馬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斬之遂遣人圍康履家分兵捕內官凡無須者皆殺正彥既斬淵即與傅擁兵至行宮北門外衛士出刃以指其軍傅正彥遂陳兵于門下中軍統制吳湛遣人口奏傅正彥手殺王淵以兵來內前欲奏事 上大驚愕朱勝非請往問之勝非急趨樓上厲聲詰問專殺之由吳湛引傅所遣使臣入內附奏曰苗傅不負國家止為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率從官扣內東門求見請 上御樓慰諭軍民日將午 上步自內殿登

苗劉斬康履

閤門百官皆從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元大呼曰聖
駕來傅等見黃蓋猶山呼而拜　上憑闌呼傅正彥
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
者不賞內侍所主者乃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
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因交康履乃除樞密
臣自陛下即位以來立功不少顧止作遙郡團練使
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藍
珪曾擇斬之以謝三軍　上諭以內侍有過當流海
島卿可與軍士歸營傅曰今日之事盡出臣意三軍
無預焉且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
若不斬履擇歸寨未得　上不得已命吳湛執履衛

苗劉請傳位

士擒至闕門履望　上呼曰何獨殺臣遂以付傅等即樓下腰斬之梟其首與淵首相對　上諭傅等歸寨傅等因前出不遜語大略謂　上不當即大位將來　淵聖皇帝來歸不知何以處　上命朱勝非縋出樓下委曲諭之傅請　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金人議和　上許諾即下詔書恭請　隆祐太后垂簾權同聽政傅正彥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況　道君皇帝已有故事　上徐謂勝非等曰朕當退避但須稟於　太后勝非言無此理顏岐曰若得太后自諭之則無辭矣　上乃令岐入奏又命吳湛諭傅等曰已令請　太后御樓商議　太后御黑竹

輿出立樓前見傳等執政皆從之傳正彥拜於輿前
曰今百姓無主肝腦塗地望　太后爲天下主張
后曰自　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　祖宗法度童
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兵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
皇帝事況　皇帝聖孝初無失德止爲汪伯彥黄潛
善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傳曰臣等已議定豈
可猶豫　后曰待依所請　太后權同聽政傳等抗
言必欲立皇子　后曰皇子方三歲　太后以婦人
之身簾前抱三歲兒何以令天下西北聞之豈不轉
加輕侮傳正彥號哭固請　后不聽傳等語言益迫
太后還入門　上遣白以事無可奈何須禪位　上

太后垂簾

即所御椅子上作詔曰朕自即位以來強敵侵淩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為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朕有元子毓德東宮可即皇帝位恭請 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事庶幾消弭天變慰安人情敵國聞之息兵講好 上書詔已遣人持下宣示二兇勝非至樓下呼傅幕屬將佐問之王鈞甫進曰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耳宣詔畢傅正彥麾其軍退勝非又奏毋后垂簾須二人同對臣有獨奏事不可形於紙筆者豈可與他人同之欲降旨以時事艱難許臣僚獨對 太后曰彼不疑否勝非曰乞自苗傅始仍與其徒曰引一人上殿以弭其疑

勝非退　太后語　上曰賴相此人若汪黃未退事已不可収拾矣他日傅等入對　太后勞勉之傅等皆喜由是臣僚獨見論事機賊亦不疑矣是日　上移鎮顯忠寺　甲申　太后與魏國公垂簾朱勝非稱疾不出　太后命執政詣其府勝非乃出是日上徽號曰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忠寺為睿聖宮制曰太上睿聖仁孝皇帝以權宜之計駐蹕吳江深慮敵人指為釁隙興師不已結禍彌深濫使無辜肝腦塗地退避大位傳于眇躬　隆祐太后練達國家之務深得臣庶之情恭請垂簾同聽政事宜霈湛恩以宥多辟可大赦天下　丙戌赦書至平江府節制軍馬

張浚聞有赦慮時方艱危事變莫測諭守臣湯東野遣親信官至前路發封以告少頃東野馳來曰事變矣袖以示浚浚遂走人入杭州伺其實時右司員外郎黃槩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呂摭亦遣進武副尉魏傳賫蠟書遺浚及呂頤浩言傅等叛逆之詳　江東制置使呂頤浩至江寧舍館未定忽奉內禪詔赦遂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退謂其屬官李承邁曰是必有兵變承邁曰詔詞有畏天順人之語此恐其出於不得已也其子抗侍側曰　主上春秋鼎盛豈肯遽遜位于沖幼乎灼知兵變無疑矣頤浩即走人入杭伺賊并寓書於張浚劉光世痛述國家艱難之狀別

張浚決策舉兵

張浚入平江

以片紙遺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時有自杭州賫傳等檄文至平江者浚讀之慟哭乃決策舉兵夜召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告以故令哲盡調浙西射士以急切防江爲名使湯東野密治財計

戊子御營前軍統制張浚以兵至平江府俊初屯吳江縣傳等以其兵屬趙哲使俊之鳳翔會統制官辛永宗自杭泛小舟至俊軍具言城中事將士洶洶俊諭之曰若等無譁當詣張侍郎求決侍郎忠孝必有籌畫至是俊至平江平江人大恐會浚被省劄召赴行在令將所部人馬盡付趙哲浚披衣起坐不能支持頃之湯東野直入浚問知其故浚知上遇俊厚而

爲命改元明受

俊純實可與謀事諭東野亟開門納之一軍遂定浚曰太尉知　皇帝遜位之由否此蓋苗傅等欲危社稷言未訖泣數行下俊亦大哭浚諭以决策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事須侍郎濟以機術勿令驚動官家浚哽噎首肯移時辛永宗趙哲至浚即同趙哲馳入張俊軍撫諭且厚犒之人情大悅浚以蠟書諭呂頤浩劉光世起兵狀又命俊先遣精兵二千扼吳江

己丑制以建炎三年三月十一日爲明受元年先是傅乞改年號劉正彥乞移蹕又二日傅正彥至都堂申言二事勝非以爲移蹕不可傅趣遣使勝非曰已議定朝夕行傅曰人言炎字是兩火故多盜乞

張浚上太后書

早改元勝非以奏　太后曰三事中惟年號稍輕全然不從恐別生事　節制平江府常秀湖州江陰軍軍馬張浚言臣竊以當今外難未寧內寇並起正人主憂勞自任馬上求治之時恐　太母以柔靜之身　皇帝以幼冲之質端居深處責任臣僚萬一強敵侵陵則二百年　宋朝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矣臣愚不避萬死伏乞　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特軫宸慮祈請　睿聖念　祖宗委托之重思　二帝屬望之勤不憚勤勞親總要務據形勝之地求自安之計抑去徽名用柔敵國然後　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監國于中撫靜江左如此則國家大計似為得之前密

州州學教授邵彪見浚于軍中浚問策安出彪曰以至順誅大逆易特反掌顧公處之何如耳浚曰張俊指天誓地願以死援君父之辱韓世忠有伏節死難之志二人可倚以辦事惟浚士卒單弱恐不足以任兹事但呂樞密屯兵江寧其威望為人所信向且通亮剛决能斷大事當為天下倡劉光世屯兵鎮江兵力强悍謀議沈鷙可以倚仗浚皆馳書往矣　是日呂撫書至江寧頤浩執書以泣曰果如所料事不可緩矣再發書與張浚及諸大將約會兵　庚寅提舉南京鴻慶宮黄潛善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汪伯彦並責祕書少監潛善衡州伯彦永州並居住　罷行

呂頤浩上太后書

在都茶場出賣茶引（紹興二年閏四月又置行場於建康）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兼知建康府呂頤浩言臣契勘自崇寧以來內侍童貫譚稹互掌兵柄二十餘年基禍流毒遂令徒黨為害近闡將相大臣勦戮內侍誠可以快天下之心紓臣民忿怨之氣但方今强敵乘戰勝之威諸盜有蜂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豈容 睿聖皇帝退避大位而享安逸伏望 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不憚再三祈請 睿聖皇帝亟復皇帝位親總萬幾然後駕幸江寧以圖恢復如此則宗廟社稷有無疆之休將相大臣有無窮之福 先是張浚欲遣辨士持書說二賊使無他圖以待諸將

之集念無可遣者夜分不寐浚客遂寧馮檝素負氣節聞之慷慨請行　敵攻鄜州　辛卯張浚遣馮檝赴行在浚爲咨目具以請　主上親總萬務事稟朱勝非及與傅正彥書勉以事當改圖不宜固執　壬辰兩浙轉運副使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紬絹歲爲一百七十萬匹有奇請每匹折納錢兩千計三百五萬緡省以助國用許之東南折帛錢蓋自此始　張浚被旨以所部赴行在浚奏辭新命且遺傅等書云朝廷屢差官交割張俊人馬所遣官皆畏避生事不敢任責浚度將士久從張俊且人卒强悍捨俊無以彈壓欲欺賊使不致疑　癸巳初御營平寇左將軍

韓世忠旣走鹽城縣収散卒數千人聞　上渡江以海舟還赴難至是次常熟張俊聞之馳見禮部侍郎張浚喜躍不自持曰世忠之來此事必辦浚與俊更相慶慰即遣使召之　甲午馮轓再見傅正彦于軍中從容白之曰轓爲國家而來今已再日未聞將軍之命願一言而决正彦見轓詞色不屈即與王鈞甫馬柔吉引傳耳語衆諭轓曰侍郎欲復辟此事固善然須面議詞語甚遜翌日即遣還遺張浚書約浚至杭面議　呂頤浩以勤王兵發江寧先是張浚三遺劉光世書諭以勤王且遣參議軍事楊可輔至鎭江促之光世不報　初保義郎甄援在城竊録明受

甄援說諸將勤王

受詔赦及二兇檄書以出至餘杭門為邏者所得苗傅命斬之援笑曰將軍方為宗社立功柰何斬壯士傅嫚罵且詰其故援曰今誤國姦臣多散處于外顧責將軍之文糾忠義之士誅漏網以報將軍耳傳意解正彥曰此未可信即使人拘之居數日防禁少緩援更衣踰牆而出至是見張浚于平江援詭言嘗更服見　睿聖皇帝于别宮　上謂曰今日張浚呂頤浩必起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必竭力相輔語令早來詞旨甚切浚徹察其意不復窮問即遣詣張俊軍俊與其將士聞之皆感慟浚遂令援徧往韓世忠劉光世諸軍宣諭援明辯善為說詞諸將人人自以

竄黃潛善　　韓世忠兵至平江

爲　上所倚望感泣爭奮由是士氣甚振　乙未衢州居住黃潛善再責鎭東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呂頤浩引兵至丹陽劉光世引部曲來會金部郎中李廸自鎭江馳至偕行　丙申韓世忠以所部至平江初世忠在常熟舟中聞張浚遣人來被甲持刃不肯就岸取浚及統制官張俊所遣書遣人讀之世忠乃大哭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舟中士卒皆奮世忠見浚曰今日大事已成世忠與張俊以身任之願公無憂世忠欲即進兵浚諭之曰事不可急投鼠忌器急則事恐不測浚已遣馮輴甘言誘賊矣丁酉馮輴至平江張浚得二賊書率皆不情之語

張浚
捜絕
鄆傳

其中云苟可安社稷利國家救生靈息兵戈傳等皆
聽命馬柔吉王鈞甫亦同致書浚得之即欲擕親兵
至杭與賊面決張俊韓世忠皆告以賊知主盟在公
勢必加害願勿聽　戊戌韓世忠以所部發平江張
浚大犒世忠及張俊兩軍酒五行罷浚引諸將至府
園屏左右問曰今日之事孰順孰逆衆皆曰我順彼
逆浚曰若違天悖人可直取浚頭顱歸賊闕以觀察
使求即日富貴矣不然一有退縮當以軍法從事衆
皆諾世忠發平江舟行不絕者三十里甲士盡載其
上軍勢甚振浚慮傳等以僞命易置仍令世忠偏將
張世慶捜絕鄆傳凡自杭來者悉投之水中　己亥

張浚
斥苗
劉罪

張浚復遣馮轓入杭移書傳等告以禍福使之改圖先是傅又遺浚書云朝廷以右丞待侍郎伊尹周公之事非侍郎其孰當之請速赴行在浚報書云自古言涉不順則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則謂之震驚宫闕至於遜位之說則必其若子若孫年長以賢則託以政事使之利天下而福蒼生不然謂之廢立廢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伊尹霍光之任是也若不然則謂之大逆賊矣凡爲人臣者握兵在手遂可以責其君之細故而議廢立自古豈有是理也哉天之所與孰能廢之顧二公畏天順人無顧一身利害借使事正而或有不測猶愈於暴不忠不義之名而得

僞命加二將官

罪於天下後世也初浚發書及所措置事皆托他詞未敢誦言誅之傅等雖聞大集兵猶未深信得此書始悟見討奏請誅浚以令天下　辛丑内降詔書略曰永惟内擅之初恭奉　太上之旨責躬避位事理甚明訪聞有侍從掌兵之官不能曉授受本末弗計宗社安危輕易以惑人心遷延而違詔命惟爾將帥士民各宜體悉期救艱虞傅等聞張浚將起兵乃下是詔　新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韓世忠爲定國軍節度使依前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新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張俊爲武寧軍節度使知鳳翔府二人皆以深曉内禪詔旨不受張浚

僞命竄張浚

詿誤故有是命　詔新除禮部尚書張浚陰有邪謀欲危社稷責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令平江府差兵級防送經由行在赴貶所中書舍人季陵當制有輕脫寡謀之語時兩宮音問幾不相通　太母忽遣小黃門至睿聖宮白曰張浚早來不得已郴州安置上方啜羹不覺覆羹于手初傅得浚手書即請紲浚右僕射朱勝非沮止之至于五六及是傅等至都堂見勝非具言浚見詆為逆賊所不能堪勝非見其悖甚恐生他變謂之曰罷張兵權而以付呂樞密必無事矣傅意稍解遂有郴州之命　初傅正彦日至都堂議事御史中丞鄭瑴奏疏言臣訪聞朝廷日近差

鄭慤論苗劉

除行遣多出御營都副苗傅劉正彥之意二人出入都堂殆無虛日望戒諭將帥之臣無以私請干與朝政　太后出其章示傅正彥傅正彥銜之及是又請留呂頤浩守金陵張浚不當貶又言浚特以私書與傅正彥往來切磋而爲忠義今峻責之是堅天下之疑心以動四方之兵也不報慤遂遣所親奉議郎謝嚮變姓名爲賈人至平江具言城中事今遲重緩進使賊自遁毋致城中之變浚然之然韓世忠扼秀州張俊前軍在吳江賊氣奪矣時節制司參議官辛道宗總舟師與統領官陳思恭亦自華亭進發張浚又親作蠟丸書云不得驚動　三宮聖駕浚書名張俊

亦書名募人賁赴管軍左言等八人慮傳等因大軍之入或有他變書皆達　是晚馮輔至臨平馬柔吉見之曰君尚敢來耶昨旦張侍郎有書來詞不委曲二公大怒且發兵出杭矣輔曰張公無他意大率欲規正故不得不激切柔吉意少解夜二鼓柔吉與輔俱縋入城翌日與傳等議于軍中浚繆為書遣輔曰浚近發苗都統書論列　睿聖皇帝事反覆數百言適有客自杭來知二公於朝廷社稷初無不利之心甚悔輕易未識體察否然浚無他也欲此忠義大節終歸二公無使他人為之會見望致意傳等初謂有他謀發書無異詞遂大喜輔由是得免　壬寅呂頤

呂頤浩忠節

浩軍行至平江之北先是頤浩以所部萬人發江寧
府道募得三千人與俱至平江之北四十五里張浚
乘輕舟迓之道遇小舟得郵筒屏人發封乃浚彬州
謫命蓋賊以浚限截往來文字故更遣使臣自湖州
轉遞以來浚得之恐將士觀望不盡力呼書吏曰朝
廷趣赴行在爲我申即日起發浚見頤浩相與對泣
以大計咨之頤浩曰事不諧不過赤族頤浩曩隸閑
邊之失幾死宦官之手承乏漕輓幾陷腥膻之域近
者倉卒南渡舉室幾喪今日爲社稷死豈不甚快邪
浚壯其言頤浩即召其屬官李承造于舟中草檄而
浚爲潤色之初苗傅聞韓世忠在秀州取其妻梁氏

韓世忠斬使焚詔

及其子保義郎亮于軍中以爲質朱勝非聞之乃好謂傳曰今當啓　太后招二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人益安矣傳許諾勝非喜曰二兇眞無能爲矣　太后召梁氏入見封爲安國夫人錫予甚渥　后執其手曰國家艱難至此太尉首來救駕可令速清巖陛梁氏馳出都城遇苗翊翊於塗告之故翊色動手自捽其耳梁氏覺翊意非善愈疾馳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俄而傳等以麻制授世忠世忠曰吾但知有建炎豈知有明受斬其使焚其詔又遣使持麻制授張俊俊械以送獄馮轓又說王鈞甫曰此事若了在他人公何以贖過鈞甫頗以爲然　癸卯　太后詔　睿聖皇

帝宜稱　皇太弟領天下兵馬大元帥復封康王皇
帝稱皇太姪監國御營都統制苗傅副統制劉正彥並賜鐵
券時傅正彥聞勤王兵大集意甚懼呼馮轓議復
辟轓知其可動即見朱勝非白云今國步艱難當以
馬上治之今日之事當以　淵聖皇帝為主　睿聖
皇帝嘗受　淵聖詔為大元帥宜仍舊少主為皇太
姪　太后垂簾張逵退謂苗傅曰趙氏安矣苗氏危
矣　進士馮轓特補奉議郎守尚書兵部員外郎更
名康國　呂頤浩張浚議進兵韓世忠為前軍張俊
以精兵翼之劉光世親以選卒為游擊頤浩浚總中
軍光世分軍殿後遂以勤王所為名頤浩浚傳檄中

張浚等檄諸路

外曰逆臣苗傅躬犬豕不食之資取鯨鯢必戮之罪乃因艱難之際敢為廢立之謀劉正彥以孺子狂生同惡相濟自除節鉞專擅殺生仰惟　建炎皇帝憂勤恭儉志在愛民聞亂登門再三慰勞而傅等陳兵列刃兇焰彌天迫脅至尊倉皇避位語言狂悖所不忍聞大臣和解而不從兵衛皆至於掩泣詔書所至遠邇痛心駭戾人情孰不憤怒顧惟率土何以戴天況傅等揭榜闤市自稱曰予　祖宗諱名曾不回避迹其本意實有包藏今者進兵以討元惡師次秀州四方響應用祈請　建炎皇帝亟復大位以順人心今檄諸路州軍官吏軍民等各奮忠義共濟多艱所

勤王師發平江

廟堂召苗劉議復辟

有朝廷見行文字並係傅等偽命及專擅改元即不得施行敢有違戾天下共誅之　乙巳制曰　睿聖仁孝皇帝頃自靖康之初實總元帥之重早緣推戴繼遂纂承比以強敵侵陵生民荼毒深自損抑發於至誠若止仍太上之稱何以慰天下之望今恭依太后聖旨請加上　太上睿聖仁孝皇帝處分兵馬重事　御營前軍統制張俊以勤王兵發平江殿前都指揮使劉光世繼之呂頤浩與張浚餞於門外登樓閱兵器甲鮮明士氣鋭甚　丙午呂頤浩張浚以大軍發平江　丁未宰相朱勝非召苗傅劉正彥至都堂議復辟事勝非語之曰反正事已定日迎請朝

廷百官皆有章奏公等可別作一章傳面頰發赤慚恧無語回顧正彥正彥起曰前日所請本為和敵今使命雖不通未嘗更遣遣請反正前後事體相違勝非責之曰和敵之使既無路可通況事已彰露州縣誰不知之且勤王之師未來者使是間自反正耳前日王淵不當作樞密人情猶能如此今日之事孰為輕重不然下詔率百官與六軍請　上還宮公等六人置身何地正彥却立不對傳長吁曰獨有死耳勝非以二將反覆責世修世修以言逼傅傅不能答勝非乃令堂廚具飯命世修即廡間草奏持歸軍中自准備將以上皆書名勝非進呈　太后極喜曰吾責

苗劉見上謝過

塞矣　時頤浩浚大軍已次吳江王世修聞之遣人至軍中云　上已處分兵馬重事止王師屯秀俾頤浩浚以單騎入朝頤浩奏曰臣等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頤提軍入覲傳等計窮益懼　是晚苗傅劉正彥復至都堂見朱勝非請詣睿聖宮見上謝過　上乃賜韓世忠手詔曰知卿已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此極安寧苗傅劉正彥本為宗社始終可嘉卿宜知此意徧諭諸將務為協和以安國家傳等退以手加額曰乃知　聖天子度量如此遂遣杭州兵馬鈐轄張永載持詣世忠世忠得之謂永載曰主上即復位事乃可緩不然吾以死決之傳等大恐

趙立知徐州　河南皆劉豫所統

金兵得京東諸郡　徐州武衛都虞候趙立聞敵北歸鼓率殘兵邀擊于外斷敵歸路奪舟船金帛以千計軍聲復振詔立權知徐州事　金左副元帥宗維聞　上渡江徙濟南叛臣劉豫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而以其子麟知濟南府自舊河以南皆豫所統也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四